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

明 鄭真 撰

記

易安齋記

同郡項子希昭家于錫山之陽闢一齋為講誦之所取
陶淵明歸去來辭語扁曰易安故參知政事鄱陽周
公伯琦為書古篆而天台孟先生子重著之銘詩以

子有往來之契復請為記予作而言曰噫哉希昭之有得於淵明也夫淵明也蕭散夷曠何有乎車馬之榮軒冕之貴哉而使其令於下邑朝夕遑遑簿書錢穀視之不啻敝屣矣解印而去固其夙心特未有以發之爾一旦督郵人至然後五斗折腰見於聲嗟氣慨之間而去之心始得而直遂矣故其辭曰審容膝之易安所以深誌前日之倦且勞也千載之下誦其言而想其為人固有興起而不已者沉即所居以命名其不聲隨影接而

而后能安而孟子亦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蓋皆即夫心言之欲求安者其可不求諸心乎心安則身與之俱安淵明曰容膝易安殆與曾孟相發明矣然則淵明其聖門之徒歟希昭有得於淵明則其有得於聖門之學可知矣其尚勉乎哉

隱樂齋記

漢陽熊德昭甫扁其齋居之室曰隱樂誦詩讀書自適

其適者有年矣間以訪親來鄞與予有交好之契俾執筆為記予乃為之言曰世之隱者多矣而鮮有能樂者德昭以隱為樂其深知隱者哉夫隱者顯之對樂者憂之反仁人君子才足以用世志足以澤物忠君愛國存於心勦姦折暴形於色條教法令以成經久之規忠信仁厚以致治平之效功業傳無窮名聲垂不刊隨所意為泰然自足此顯而樂者也若夫志在隱幽分甘肥遯冠冕不足為其榮車馬不足為其富木石之與居麋鹿

之與遊澹然無營漠然以寧此隱而樂者也以顯為樂者達而在上行道者也以隱為樂者窮而在下守道者也窮達有命隱顯以時德昭樂在於隱而不在於顯其志趣可謂正矣且吾聞之地靈人傑古為美談故楚國有才晉人用之德昭生雲夢居漢陽器宇敦龐言論疏爽蓋楚產之最良者際今天下太平草兵偃息士之登金門上玉堂自際功名之會風響雲合德昭顧不能析圭儋爵以取榮耀乎乃今甘與漁樵耕稼者相望於

山水畎畝閭寥澹泊之濱自非安於義命之正其何能
之昔孟子嘗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德昭其庶幾矣德
昭聞之曰美哉子之言也斯所謂教我者乎遂書以為
記

胥樂軒記

韓氏系出自高陽今在四明者為令族有名中字允傳
者年二十餘姿貌玉雪而雅志恬然不事榮利闢一軒
高明顯敞蓄古今書史圖畫以軸以卷者多至百計座

席累茵褥几格設彛鼎左右布列秩然有序允傳宴坐其中與其從弟唯傳諷誦披閱旦夕不倦客至焚香啜茗取壁上長琴作佩蘭雉朝飛等曲五音六律心融神會殆不知有塵俗事也時予忝以同里館授其家從其伯父節齋父豫齋來飲酒賦詩允傳執子弟禮侍側屬和成章歌數闋盡歡而散閒嘗扁其軒曰胥樂請予為記而未遑也洪武癸丑予掌教臨淮允傳以書來請卒為之因折簡以復曰允傳可謂得所樂者矣夫胥樂二字

多見于詩大抵紀一時燕享之盛爾以允傳自其先曾
大父郡伯妙心居士以儉德植業積善餘慶以至于今
非有車馬之奉幣帛之供與鐘鼓笙磬之娛也而其所
以樂者蓋以養氣體之和適性情之正焉耳即而觀之
其非士大夫所當務者乎且胥之為言相也樂者動於
中而發於外者也士生於世當四方承平宴安無虞從
容耕鑿取給衣食洋洋乎詩書禮樂之域悠悠乎性命
道德之天凡其日用之間事物之適有以合衆心之所

同然者將見其晬而盜背施於四體至於不言而喻矣其非胥樂者乎昔者孟子論反身而樂而夫子亦謂朋來而樂夫有以得諸己必有以及諸人已樂矣人其有不樂者乎聖賢之學如是而已豈徒曰一家一人也耶予客居異鄉南望千里思昔時合并之樂有不可得天其或者幸遂言歸復得過茲軒之下問允傳所樂者何事斯有以慰予心者矣嗚乎勉之哉是為記

樂勝雲間記

樂之義大矣發乎情根乎性合乎禮義晬面盎背施於
四體不言而喻者惟聖賢之樂不可尚已若乃觀光上
國覽山河形勝仰宮闕之壯麗覩其禮樂聲明與夫風
土人物之廣厚盛大心廣而體胖其樂殆有愈於鄉土
所居者矣雲間朱孟聞氏家饒於貲少好讀書作詩有
奇氣藝術亦精其能際今聖運徙居濠梁濠梁興龍之
地中都肇建四方萬里駢集輻輳孟聞既得所止扁所居
曰樂勝雲間而來謂予曰昔太史公周遊天下歷名山

大川而其文益竒吾非忘故鄉也顧吾所見聞非鄉土
所有者自今而後問學將日以充知識將日以明吾誠
樂焉豈不勝於在雲間者乎且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今
天下一家無間南北帝鄉佳麗游馬息馬從容周旋以
歲以年亦足以全吾天矣予聞而復之曰孟聞誠樂其
所樂者哉夫懷土常物之大情不以窮達而異者也昔
者孟聞之祖買臣年四十餘游長安待詔公車歸為會
稽太守此富貴而歸故鄉者也孟聞樂不在此則其心

之所適意之所得怡然渙然融然洩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買臣以故鄉為樂孟聞以異鄉為樂亦各言其志也已雖然自樂其樂者不若與衆同其樂樂與衆同者不私其有者也有駸之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胥者相也樂同於人人善斯有以及於後人矣若然者予知孟聞之居非己之所得專也予忝以鄉貢典教臨淮已及三年雖簞瓢屢空貧亦足樂而羈旅之中不能忘首丘之思嘗欲一造孟間問其所樂者何事而

佔畢從事朝夕靡遑迺今因其言而得其意如此然念其同鄉合并忘形爾汝狀松江之鱸唳華亭之鶴其果能不動心否耶於是乎記之

養拙菴記

前平江漕運萬夫長崑山丁侯仲德扁其所居之菴曰養拙屬予記之夫拙之為言樸也不雕琢以成資不粉飾以為文與世之所謂巧者對稱世之人安於浮俗狃於薄習謂為巧則喜謂為拙則愠是固莫知所以為拙

矣又安知養其拙者哉侯以養拙自名其亦得夫所養之正者乎養者順而無害之義養而無害則夫守身行己處事接物皆有以循其理而無矯逆之沮抑之者彼諂於言笑工於文辭貪於富貴急於仕宦徇名而敗節趨利而避害所以斲喪其天者夫豈有芥蒂於其間哉侯生於吳世以仁厚積業侯承源本之正廓而大之嘗過大江由淮歷汴以至燕薊復出代北過遼東汎海而歸凡世之為巧為幻為譎為詐者固已厭聞而厭見之

矣是故仁義為塗道德為輿從容舒徐與古為徒所以
養其拙也中正是式法度是則踐履篤實優入閭域又
所以養其拙也是豈非離人羣而立乎獨者哉昔者濂
溪周先生著拙賦以為天下拙刑政徹烏乎侯真有得
於周子者哉

拙存齋記

巴陵徐允吉甫年五十餘龐厚老成嘗為湘陰縣學訓
導教諸生有師法縣長禮敬之或有言其嘗為吏者遂

謫居淮北依王驛以居草屋蓆門隘不容展步竊自嘆
曰吾忝儒素曷嘗為吏哉吾不能取悅人人以至於此
非拙也耶因以拙存自號而求記於予夫拙者巧之對
稱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具焉五常四端萬善以備
何有巧拙之分哉大朴既散澆淫日滋於是為詭詐為
便佞凡可以遂口體耳目之欲逞心肆志而本然之天
斲喪矣且喜巧而惡拙人人皆然而允吉於拙何獨存
之而不去也耶允吉曰吾家湘潭南紀萬里變故以來

馳驅干戈矢石之場以功名富貴稱者不可勝計矣天
定勝人英雄豪傑剗削消磨而吾一綫之微苟延喘息
得復見天日之盛斯亦拙存之明驗也予固信其言且
謂天下之理一而已矣理存諸心心者身之主宰也順
其理而不害巧偽之私無從而入焉是亦拙而已矣存
其拙者理存斯足以保其身矣允吉其有得於是哉異
日杖策南歸父老時相過從試問向之巧者何如哉拙
者何如哉允吉視予一笑因書以為記

尚友齋記

署中都國學簿永嘉裴君貴和以尚友名其齋居之室
要予記之夫人不可以無友也尚矣友資以成德者也
貴和以尚友名齋其古聖賢之徒歟所謂古聖賢者上
而周公孔子次而顏曾思孟下而周邵程朱之類是也
或千萬載而遠或十載而近容貌不得接聲音不得聞
也然其治統之傳道學之著見諸方冊者皆得論其世
焉精神之交心術之契凡道德文章禮樂刑政所以置

諸謀為施諸事業者同符而合轍焉尚友之道孰有加於此哉而今之人狃於近習安於小成於其一鄉一國以及天下固不得取而友也況望其友諸古人乎貴和前鄉貢進士日章之子好學而文居永嘉時鄉先生金公長民孔公子升屈行輩為忘年交在國學與博士趙先生本初為僚友及來鳳陽與助教貝先生廷琚嚴先生鵬飛為僚友等而上之若臺省樞府諸館閣及外郡縣有聲名聞望者皆得討論其未及而振發其已能至於

老成科第在前朝與其先君子同年者亦許為通家其於一鄉以至天下之善固無餘矣而不至於古人不止也故其日用行常以聖經賢傳為閫闕以百家諸子為藩籬孜孜矻矻幽探窮蹟言有文而行有章也體之立而用之行也以是而升諸朝廷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不在茲耶先民有言曰學於古人而盡古人必盡之情其貴和之謂乎烏乎友道之喪久矣管鮑雷陳之事後世猶稱之況志於聖人之道者耶若乃挾貴挾長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至於飲食之徒臨利害反面不相識擠之而又下石者彼何人斯子于貴和之尚友不能無感焉於其請為之記而併言之

明慎齋記

上在位十有三年命舉賢良方正之士於是明郡有司以宋君廷臣應詔授鳳陽府推官賜衣帶入拜闕下對揚丕顯休命既到官默自念曰推讞古秋官之屬也刑獄民命所關非明察而慎重者不克為眇予小子其足

以稱斯任否耶於是即郡第西偏治為齋居扁曰明慎
以予同鄉斯文之契俾為之記於是諾而言曰公庶幾
克求之於心矣夫不以一毫自蔽其心者謂之明不以
一息自怠其心者謂之慎惟明斯慎慎則無不明矣昔者
聖人作易於火山旅卦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而武王之誥康叔亦曰明德慎罰至於他所論刑
不曰惟明克允則曰慎因其類不曰明於刑之中則曰
茲式有慎明則是非曲直無不公慎則小大輕重無敢

忽我思古人有若皋陶仲由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之流可以企及而近世若宋歐陽崇國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者亦庶幾矣廷臣學古入官鳳陽帝鄉戚里九州二十四縣獄訟之煩何啻千百廷臣盡心焉若鏡之照而無不見也若王之執而弗克勝也可謂明且慎也已以是而往刑豈有失者哉雖然天下之事惟聖賢克盡其至中人以下過與不及有不能免者焉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刑獄之重或制於事勢

或扼於權力則明不能以常明慎不得而久慎必也敬以持之使無撓於中斯可矣大舜嘗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穆王作呂刑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聖人好生之德有如此者然則廷臣其以敬為主姑書以為之記廷臣家明之甬東江水上嘗學於宋參政樓宣獻諸孫子史先生內附入京預修禮書既上銓部將奏以官力辭歸養今在鳳陽未及朞歲名聲著聞縉紳君子稱為能官云

詠齊記

滄海之上黃岡之墟聞有學仙之士稱為李長庚之流
製為瑤草玉芝孤鷹雙鳳等曲率其弟子泛蓮葉舟倚
空而歌時秋高月白一瞬萬里其音飄飄然凌霄漢而
入太清也上下數百年間欲求而即之則邈在蓬島方
壺之上矣然而餘響之傳終不至於寂然聞然也今得
一人焉賈君惟敬年三十餘質修氣清幼時好吟詩自
三百篇以下至及漢魏唐宋諸大家無不闖其藩籬家

居黃岡凡山川草木鳥獸之情狀觸心注意一以詩發之嘗扁其所居曰詠齋謫居潁上亦然茲承恩宥歸於舊隱雲水杳冥之間庶幾與夫天籟地籟同其聲之著詞人韻士同其聲之發協之以五音諧之以六呂用以蕩滌其憂慮流通乎精神不亦性情之正者乎惟敬齋居坐忘俯仰上下牢籠百態陶鎔萬象其沈潛也若游魚入重淵之深其眇邈也若飛鳶翔九霄之峻至於詠而成文鏗然金石之鳴鏘然琤璜之擊纍然珠琲之貫

也比之仙音法曲其孰多乎哉且夫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聲者樂之所由以和而德之所由以成也詩曰
貊其德音其惟敬之謂乎予素不解詠者而不能忘情
焉譬如候蟲將一鳴之視夫雅頌之泯泯洋洋為何如
乎異日幸得歸老四明取道黃岡造齋居下傾倒奚囊
與惟敬諷誦之吾知一唱三嘆有遺音矣姑書以為之
記

安六齋記

臨安朱君行簡以聰明正直薦入京師授知鳳陽府六安州事賜衣冠束帶入謝闕下既到官考諸圖誌知為皋陶所封輒自念曰古所謂樹德茂乎英六其謂此也耶吾家本維揚少從宦游錢塘遂占籍焉嘗沂大江入湖湘度漢沔往返數千餘里風濤之險山崖之峻心凜焉其弗寧也至於荒榛故壘英雄豪傑之場摩挲殘碑斷碣固有不勝其慨然矣乃今出典大州坐享俸祿在畿甸之地而又為古士師建國之地即其三德九德之

說學而為政亦足以保吾身之安而允終令圖矣視夫
向之艱難跋履其孰愈哉州名六安吾以安六名其齊
居不亦可乎予聞而韙之曰此所謂慕古人而從之者
也昔宣聖孔子嘗曰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而亞聖
孟子亦曰居之安則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安之時
義大矣哉夫安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安於命
分者貧賤不足以易其心安則不撓不撓則不屈不屈
則一於義理之正以是而任司牧之寄吾見民生安堵

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涵咏太平熙熙然安於詩書禮樂
之教怡怡然安於忠信淳厚之化無有冒刑犯禁背義
非禮者矣齊名安六即其地而命名焉於靜義豈不精
矣哉且吾聞之六者天地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六陰數也主乎靜靜所以為動之根也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然則行簡其安於靜者歟非靜其有
能安者耶予客居九年老病相尋亦頗知所自安者向
預修九郡圖史知六安山川人物古蹟為詳嘗以使命

至其地憩於南塔得焦狀元遺事想其土阜民淳不能
不往來於懷也異日或得過齋居之下為君傾寫然後
去

勤有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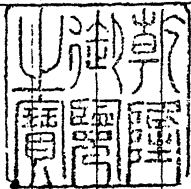
袁州分宜縣李氏唐西平王第七子嶺南節度憲之後
憲嘗居袁州沒而葬於其地曰紅花仰云數百年來不
得享有世祿而以詩書克祚其澤名金字汝礪者去節
度公十餘世矣年三十餘貌充氣修而篤志於學際今盛

朝命舉文學之士有司以汝礪應詔至京師試鶯疇皇
州賦問高麗弒君詔二篇進經御覽授德陽縣主簿
未幾縣草併調淮安海州贛榆縣主簿既到官默自念
曰古所謂世臣之家非爵祿之謂也于其德焉爾眇予
小子其能紹聞衣德言以迓續前人耶夫天下之事
成於勤而廢於怠盤銘之日新周公之所其無逸聖人
所以儆戒而祇慎者如此況修德而講學者乎吾惟其
勤而已乃取韓昌黎戒其子詩中語扁齋居之室曰勤

有云汝礪以使命來鳳陽以斯文之好求記夫勤之為
義大矣國而非勤則治政弛家而非勤則生產廢下至
農工商賈皆然惟士為四民之首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著
書立言明體適用皆在於此使不勤於用力其能有成
功否耶夫學貴於成己居顏巷者為大賢下董惟者為
大儒囊螢映雪夜以繼日筆耕舌耨惟日孜孜帶經而
耒不為勞扣角而誦不為倦感磨鍼而翰林之詩名以
成悟警枕而丞相之勲業以兆鑿匡衡之壁者以名

臣見稱鑄維翰之硯者由進士及第名哲所以載諸簡冊傳之天下後世者其學果何如哉汝礪學優而仕而復即仕以為學鷄鳴而起留情案牘奉上接下無一不備退而與簡冊為伍沈潛涵咏微顯闡幽肅衣正冠聖賢如在有不可以淺近窺者矣且夫學存諸心一操縱間勤與怠分焉然則汝礪其益求之於心乎毋徒以九仞一簣而自畫也顧予不敏嘗學焉而皓首無成殆不免面墻之悔忝以科名典教臨淮與汝礪相望數百里間

異日幸得一造齊居相與激發而振厲之使汝礪與古
人齊驅並駕不亦可乎哉姑書以為之記



滎陽外史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榮陽外史集卷

十一至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騰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一

明 鄭真 撰

記

雲松巢記

昔唐翰林供奉李公太白望五老芙蓉欲巢雲松崑山
丁侯仲德得其遺意扁其居曰雲松巢寢處食息朝斯
夕斯泊如一枝之寄而飄然萬物之表亦可謂善學古

人者矣憶自上古大朴未散民巢居穴處草衣木食後
聖代作制度繁興宮室起居之安飲食養養之適去古
懸絕矣況叔季之世乎今侯之居不在於山林澗壑也
不陵乎霄漢風雨也然謂之巢居豈將放志於高棲身
縹眇而與造物者同變化飛走以驚世駭俗哉蓋將變
今之俗反古之風庶幾有巢氏之民耳其可尚也夫且
雲者無心之物松者有用之才松依乎雲雲依乎松二
者固相須矣歲寒後凋之操品物流形之妙不於人而

燕壘記

予友莊九疇氏以儒士徵試吏部授知邵武縣事將告
滿以僚友坐累謫居瞿相山耕鑿為業相地一區深廣
不盈丈範土為塹葺苴四圍參差而進退之縱橫之輪
囿焉臃腫焉伐竹斬茅編緝庇覆幽曖蒙密高不容矯首
濶不容展步瞪目視之喟然嘆曰其為燕壘矣乎因以
名其扁云燕之為壘也手拮据而口卒瘡也羽譙譙而
音曉曉也吾作室之用躬親經營之早作而出夕而入

饑渴頓踣呻吟嘔不啻燕之勤且勞也至於恩勤卵育止其所止又燕之不若也謂之燕壘豈求名而不得哉子解之曰巢居穴處生民之世然也子其為太古之民矣乎夫士而懷居不足為士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焉省躬念咎斯可矣惟天地間羽族至不一也獨燕與人無鷹鷂繳弋之虞子棲遲畎畝從容衣食視官守言責何有燕良似之哉且燕司時者也春而來秋而往亦唯其時而已子其待時乎衛人有言曰燕燕于飛頤

之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子寧戀戀於是壘也耶國
家澤及萬類叙復昭雪具典制子送子之歸有日矣九
疇謝曰子其善慰我哉書以為異日一笑

石菴記

石菴者同郡洪允誠濠上居也洪氏世家四明在宋時
有為湖南宣撫者允誠生當盛平承先業積累從鄉先
生單良能遊先生精於理學登門多文獻老成問難往
復理明義析允誠日在講下沾沾聽受學正而行端鄉

黨器重之會鎮將開省四明辟置府幕軍機重務贊益
為多聖運肇開允誠謫居濠梁興龍之地多古仙遺蹟
黃冠野服翱翔變壇水濂洞間意領心悟嘗謂人曰昔
唐賢士有稱水南山人者有稱少室山人者然皆仕途
捷徑不能終隱也嗣後二百餘年而吾宗番易平齋先
生以文章道德名天下致位兩府而以野處自號則其
志之所存可想也已吾去家二千餘里自放于野仰止
高山先烈如在非斯人其誰與歸且夫天下之至堅者

莫石若也石者玉馬韞其璞而弗耀終石馬而已矣吾志其猶石乎功名爵祿豈所欲哉因扁其居曰石菴號石菴野人云會聖朝求治急於用賢戶部侍郎馬公嘗奉命來臨淮擇其良者而為之勸駕允誠力辭不就洪武乙卯冬中書省遣行人比係宦籍者悉詣公車允誠獨辭有司不獲仰天日以死自誓蓬首垢面敝衣履簡飲食嬉笑不見詞色至省部以痼疾告于侍郎從之宰執大臣有詰之者曰子豈以仕宦為非者耶則對曰銓

衡重在得人適疾且不任焉用哉用之不败乃公事耶
敗事咎將誰執寧不在用之者耶詰者不能屈遂獲免
退歸石庵將徜徉以終老曰吾庶幾不負石菴矣乎因
請予為之記夫人所以自別於天地間審其出處之正
而已出處既正雖貧且賤何害哉彼有冒進競趨惟富
貴是圖若浮雲之有無爾允誠尚志節德義睨軒冕而
韋布遠朝市而林野審於幾微守以中正確然不變而
卒遂所志得所欲傳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者允誠

有馬子與允誠少同里閉惟吾四明多篤行文學之士
縉紳君子樂所以稱道允誠今克蹈之矣顧以不才名
在宦牒用舍行藏隨時靡定安得時從允誠石菴之下
討論世家之懿以優游歲年也哉

耕讀軒記

沈子仲傑家于吳淞江之上其地平遠夷曠四望雲山
渺在天際而重坡叢林聯絡遠近竹樹參差含芳吐秀
內則平田廣畝耕耘各以其時外則澄波千頃風烟幻

化儵忽之間景態萬狀仲傑既撫有佳勝乃樹軒三楹覆以白茅置書史其中取陶淵明讀山海經詩語扁曰耕讀力農之暇朗吟清誦若金石絲竹之奏宮商和而律呂諧也客至琴酒相娛寵辱兩忘有不知塵世事者會朝廷廣致多才仲傑辟至京師為督府掾雖簿書期會朝以竟夕而山水寂寥澹泊之趣未嘗不往來於懷也洪武癸丑之二月予以鄉貢計偕春官仲傑以錢叔昂及褚文炳所繪齊居圖請文以記辭不獲則為之言

曰士之生世隨所寓而得所樂故在山林則甘心於肥
遯在廊廟則自致於勲名以仲傑志行之修學問謀
猶畫諾於甲兵樽俎間固將上裨戎幕偃武修文佐太
平之治者然而耨鋤間顧猶不忘平昔之素殆欲俯仰
宇宙優游卒歲如古人所云者斯可謂賢也已雖然耕
田讀書一致而已耕田必期於有秋讀書必底於有成
水旱饑饉及夫富貴貧賤則一付之於天而已昔者吾
夫子嘗曰耕也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仲傑其有得

於斯否耶異日仲傑請命於上杖策歸田以畢遂其志
子亦東還尚當扁舟太湖過茲軒之下為仲傑賦之

歸耕處記

士大夫之於世審其所處而得所歸斯為善矣歸于朝
者為公為卿歸于野者為農為圃道不行有歸歟之嘆
身弗辱有歸來之辭進退出處一於是而已使夫奔走
馳騫多歧忘返其不至於傾仆而顛踣者幾希噫非知
幾之君子孰能知之松江謝伯禮父世以積善名淞右

而折節讀書以材能見稱元至正間外省薦之朝行授同知松江府事同知古通守別駕之職預同民社鄉里以衣錦為榮既三年謂同僚曰吾豈以爵祿為哉家有二親不於此時備孝養一旦終天之憾無及也投牒竟去於澱湖里第奉其先尊德嘉翁母氏葉夫人具滄瀆甘旨極其歡心丁內外艱哀毀如禮服闋值時多故徙居泖上泖上佳山水良田萬頃魚鱗櫛比而未耜其中焉豐年黍稌以倉以積貢賦供億享祭宴餞之須率資

之前澗省左丞周公伯溫作古篆扁曰歸耕處紀實也
際聖運肇興來居濠梁之東園里薙荒除穢以給衣食
伏臘作苦斗酒自勞涼竹簟之清曙茅簷之暖恍不知
人間世也取舊扁揭之示始終弗忘也而鄉人同在羈
旅者無少長皆稱曰同知公益本其所得官以為尊稱
云真惟窮達隱顯殊途而同歸伊尹耕於有莘者也嚴
光耕富春光武召之而不能屈龐公耕鹿門劉表候之
而弗能致此窮而隱也夫把鋤荷鋤風雨蓑笠其與鏘

金曳玉軒車駟馬前呵後擁孰為勞逸孰為貴賤哉然而時之所遇志之所適君子固不以彼而易此也同知公生當盛平致身融顯而棄去有如脫屣足以見其制行之高矣世運代更勲門宦閥既與海桑同化而畎畝之歸矢言弗渝其誠得所歸者耶雖然古人一飯不以忘君故在江湖猶在廷闕初何隱顯之有間哉昔高宗駐蹕臨安太師楚國樓公異繪耕織圖列為詩歌以獻至理宗時西山真先生著大學衍義於幽風一章懇懇

為帝述之是皆以天下生民為心者國家以農事開國
濠梁興王之地視古岐周聖上眷念鄉士爰幸中都召
見父老以慰其思同知公先朝遺老耕稼畿甸能推廣
成說徹諸甞梳斯亦尊君親上之心哉真教職三年戀
戀弗去尚及見之矣姑書以為記

學圃軒記

姑蘇樊學士氏侍親來中都於濠水上得地一區肥沃
高厚構軒居治圃其中躬秉鍤把鋤以瓜以蔬或羹或

藟上以奉甘旨之娛次以資賓客之儲甘辛之適隨所
意需而芻豢之味有不如焉因扁其軒曰學圃而謂予
曰某聖門弟子之後也吾不如老圃何敢自戾於聖言
哉顧學而有得焉不敢忘也予曰何如孟學曰生物之
功學問之益一致而已矣夫天地之心吾之心天地之
氣吾之氣凡物之生者天地之氣也而其所以生者則
至理存焉所謂天地之心也吾於學圃而昭合焉種而
播苗而植雨露之滋糞壤之培萌者蘗牙者茁芟夷灌

既發生盛大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歷歲易月循環無窮
蓋造化生生之妙固有如此者人之生也本之以姿質
之美性分之懿仁義以為場圃道德以為籬籬詩書禮
樂其真區也典章文物其淵藪也修之治之探之賾之
室者以疏晦者以明其用功也若圃之植而生也其成
功也若圃之遂而成也日之所生夜之所息奮勵自彊
天理春融人欲蟬蛻吾心即天地矣使夫怠墮不振一
日暴之十日寒之茅塞其心如圃之荒蕪湮穢不得遂

其生育之性奚可哉夫即物理以觀人心此吾之所以為學也予應之曰宇宙之內皆子一身之所寓也萬物皆備於我一圃云乎哉儒先謂觀於草木之生與我心契其樂無涯孟學其有得於是者耶抑予又有說焉圃者細民所賴以生者也士君子欲行其道於天下何以圃為哉蘇逸民雲卿灌園豫章之東湖人無知之者張魏公為相命漕帥兩司以書幣招之漕帥假遊士服得見欲與同載逸民堅拒不就遂長往弗返古人之風節

祿不能為之榮刑罰不能為之辱甘心沒齒於農圃之
歸惟審於進退取舍者為能古之哲士若陶靖節解印
彭澤賦歸田園迹其蕭散夷曠千載之下為之聞風興
起彼其深山窮谷以鋤耰傳之子孫者何啻千萬竟令
無一言一行可稱其不與草木同腐乎噫隱之為義亦
微矣哉雲間朱孟聞氏徙家中都構屋鍾古城東治圃
以植菓蔬治田以種黍稷無征輸無徭役以衣以食而
從容自給賓客至輒觴酒其中咏歌唱酬如金石在懸

衆樂交作音聲諧而律呂和也因扁之曰田園隱云子
嘗過而造焉語之曰昔先聖孔子以隱居求志為未見
其人豈真無人哉蓋有待於後人耳故有隱於山林者
亦有隱於廛市者亦因其志之適焉耳夫隱者顯之對
稱顯行道者也隱守道者也近世以來廟堂之上仕而
顯者非不衆多使皆公忠直諒堯舜其君堯舜其民固
天下所深望者如其欺公罔上敗度棄禮寵祿甫加而
斧鉞已隨於是時也使其悔志草心欲木石與居鹿豕

與遊不可得矣悲夫孟聞玩志詩書道德以為區仁義
以為塗言動舒徐俯仰自如殆將與造化為徒矣以視
夫昏夜乞哀以釣聲名取利祿者其不赧然夫抑愚又
有說焉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遯之
為言退而隱去之義也孟聞其學於是耶然遯之為卦
內外交變而為晉有麗明之象焉遯而晉斯顯矣仰惟
聖明在上賢才彙征旌招羅致無有虛日鳳陽興王之
地孟聞攸躋攸芋而聲譽四馳則所以多福受賜而被

親禮者吾知其有日矣孟聞聆子言若有不懌然者久之乃曰學而優則仕吾斯之未能信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其終於此而已矣嘉其志之篤而言之淑也記諸壁上而去

耕雲野趣軒記

雲雨間一氣爾或在空或在野或棲遲山谷或散漫江海變幻儵忽來不知所從出去莫知所止一旦夕間百千萬態欲以形狀彷彿之難矣士大夫於其雲之所在

耕稼以時而急趣之以怡然悠然殆與天地造化相周
旋矣吁不其可敬也哉去鳳陽府南二十里曰瞿相山
隆然而高浮崗斷隴映帶遠近良田廣畝犬牙參錯陂
塘足溉高岸為城衣食之利與民共之四方謫宦往往
樂而忘返金君澤珉永嘉名族也來處其地縛柴為門
誅茅為室如燕壘蝸殼隱隱轟轟於杳冥晻靄間東作
既興比戶咸具錢鏹深耕易耨千百其耦既輟日夕藉
草而坐壺漿饋餼短歌伊嘯于時膏雨新霽浮雲被隴

林麓草木翳鬱深茂郭公杜宇反聲相喚俯仰上下化育亭毒之妙神領心契如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行者之得歸至於獨寐寤言而永矢弗諼者矣因題其所居曰耕雲野趣云澤珉嘗介予友吳孟周氏求文以記辭不獲則為之言曰古人所謂甘心於畝畝者澤珉其庶幾也耶夫君子之於物苟得其趣將終身焉利欲之誘若浮雲之有無而已耕者衣食之源名哲之士非其力不食謂之耕雲蓋非從事於虛無惚恍之謂矣雲在

於野耕於野而適焉安焉其所見所得必有出於物象
之表者係以野趣云者蓋申而重之而非辭之贅也人
之生世非耕則仕仕必登於朝耕必適於野就其迹而
論之暑雨泥塗披蓑荷笠上蒸下濕汗體塗足孰與高
車駟馬鏘金曳玉起居動靜之安適公逋私負急迫朝
夕鄰童里幼啼饑號寒孰與高堂大厦萬鍾千鎰飽煖
歌呼之快且樂哉然而趣向之適寧為此不為彼其能
以貴賤榮辱苦樂為欣戚變異也耶且仕於朝者行道

者也耕於野者守道者也若澤珉者其與道相忘者歟
顧瞻天上青雲咫尺大明普照黃道正中今日之耕異
日之仕今日之在野異日之在朝其趣為何如也耶易
曰同人于野亨而又曰雲上于天需然則望雲就日以
膏澤天下吾知其有日矣澤珉其勉乎哉

孤村默隱記

孤村默隱者鳳陽太守滑臺李公歸老之地也公家在
南六十里大張村外控大河內亘平野密林廣畝芳塘

曲流參錯映帶所居西北地本平坦阡陌交相通犬吠
雞鳴遂擅一村之勝自祖若父樂居其處至公數世矣
雖更兵難移徙南北倦焉弗忍置也今公謝事而歸焉
能無情哉繪而為圖扁焉觀焉意謂在於村中默則無
庸於言隱則無庸於仕其可永終令圖矣然竊聞公在
壯年以立言待用於世際今聖朝拜監察御史繼僉山
東按察司事慨然以言責為己任民生之休戚政事之
得失必起而論之來守中都事之弗當於理者誨諭諄

切不厭不倦吏民愛之有如父母凡一言之出一令之
施莫不樂而從之服而趨之於是時也雖欲默得乎幸
而名遂身退遽以默隱自居何哉無他隱者顯之對顯
者不容不言隱者自不容言也隱顯語默惟其時而已
且夫恭默思道心之存也淵默雷聲道之存也三緘其
口幸免於獲戾駟不及舌者雖悔而不及公之於隱亦
豈得不默哉於是而樵於山釣於水耕於畝畝與田父
野老徜徉於阡陌間風晨月夕一榻坐忘者萬化之流

行至理之昭著心領神契於混淪沖漠之表而凡是非利害之紛紛擾擾者不惟口不欲言耳亦不欲聞矣易所謂退藏於密詩所謂明哲保身公其庶幾乎昔宋陳希夷隱居華山太宗時入朝問其道不對而還迨至南渡韓世忠位兼將相退居湖山絕口不言兵公之默隱何愧於古人哉非真不能言者也念公之盛德為不可忘於公之默隱終不得而默默也遂著為之記公某字某云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六月十一日鄉貢進士四明鄭

真記

靜學齋記

上虞越郡屬邑舜子孫分地有揖讓遺風自漢唐至於今日千數百年多名世好學君子蓋山川靈淑使然也邑名族朱氏家累世業儒有字懷王者年二十餘以俊選徵入京師試藝南宮為國學生自博士趙先生以下樂為延譽懷王不自矜喜退居一室扁曰靜學齋讀書著文惟日不足於勢利紛華泊如也閱二年天官奏為

知平涼府靜寧州莊浪縣事既到官默自念曰學所以為仕也昔者聖門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仕與學蓋相須也簿書錢穀何往非學哉然非靜不足以致力於是仍以靜學揭之而求記於予夫人生而靜天之道也士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之所以合乎天者惟靜而已矣諸葛武侯嘗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而濂溪周子亦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而太極之理與之無間靜可以見天地之心動亦可以見天地之心君子之為學其莫先於靜矣是故平居暇日心念義理涵泳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探賾索隱微顯闡幽即夫事物之器用而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由乎下學上達而馴致乎過化存神之妙闇乎屋漏之微達乎康莊之著蠖屈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斯其為靜學也大矣懷玉其有得於茲否耶夫靜之理微而學之用大無慾故靜靜則安安則不怠不惑而其為學成矣使

夫憾於私慾汨於事勢不專於靜矣其能究竟夫學也
幾希若乃習於固陋昧於清虛安於鹵莽而謂人曰吾
將以靜學也其然豈其然哉懷王遠治邊邑不識其所
學者何事然予弟竒為之僚友以書來言其同寅協恭
政平訟理日與其民相安於無事則固靜學之一驗矣
異時考滿來朝予在濠梁尚當扣所蘊而考其成亦得
而有進矣懷王名瑾在成均時嘗奉命山東上泰山登
日觀蒐竒發秘得李斯篆刻以傳縉紳君子稱其為篤

志古學者云併書以為記

澹齋記

嚴陵盧先生年逾六十聞望老成自鄉大夫以下視為
範模有所疑者必諮問之先生不自矜喜退治居室曰
澹齋一榻蕭然左右圖史處之裕如也會其子思禮為
國學生調官山西過中都之臨淮以先生命求記予惟
澹者無他嗜好之云世之君子守其常而不變者亦惟
澹而已矣然非冲深玄漠者不足以與於斯夫大羹玄

酒味之澹者也而其感通之效實在於茲蓋無味之味
乃所以為至味也至味之存至理之著也澹之時義大
矣哉人莫不有所嗜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軒
冕服乘乃喪心之具甘脆肥醲斯伐性之斧嗜慾之為
人害多矣悲夫諸葛武侯嘗曰非澹泊無以明志胡文
定公亦曰人於世味一切澹泊方好斯言也其察於天
地人心之本然者乎先生深隱山中養恬自如而正襟
肅容日與賓客子弟講求乎仁義咏歌乎詩書視世之

紛華榮耀乍起乍滅者若浮雲之有無焉豈非真能味
於澹者耶扁焉觀焉循名求實蓋見其意所適心所樂
身之所蹈而德之所由成矣噫是豈可以淺近形容哉
且吾聞之盧氏為唐青州刺史之後在宋時多以名科
躋顯仕有字登父者於先生為曾叔祖行名其所居樓
曰天邊風露蛟峯方公為之著記予得而讀之想其高
潔豈世味所能奪耶然則先生之澹其有自來也哉予
與先生誼同產恨不得一瞻下風然念自幼及艾亦嘗

從事於澹者異日幸遂言邁取道嚴陵歷階修謁與先生清晤山光水色間庶幾志同道合者乎遂書為之記
先生字德仲至道其名云

滎陽外史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二

明 鄭真 撰

記

龍山隱居記

鮫門為海道絕險自鮫門西行六十餘里有山曰伏龍
蜿蜒磅礴若頭之昂鬣之張而尾之掉也山有古招提
為唐僧常公禪悟之地嶄絕處趺石尚存武宗時勒僧

人歸宗僧上偈云雲中有寺不容住天下無家何處歸
帝憫其意寺得不廢崖石間有泉曰海眼泉出如縷晝
夜不竭以供五百餘衆山之左右斤鹵沮如亭監旁午
溜鱗水煮鹽內則良田萬頃犬牙交錯巖崖林麓高下
掩映長溪飛澗控引綿絡山曰達蓬曰石塘湖曰鳳浦
曰沈窖嶺曰雁門石曰鷄頭皆其遠近形勝也慈溪羅
友聞杖策來遊闢一室在龍岡之陽高明敞朗鯨波際
空一瞬萬里蜃樓蛟室雲煙風雨變化不測友聞日與

賓客徜徉其中且謂之曰孰使子樂而忘返者非斯居也耶會天下大定職方有司以友聞嘗在吏籍遣入京師遂汴大江憩鄂渚間又因軍事入苗徭款峒與猿狖麋鹿為鄰者有年矣返乎長淮覩茲中都河山之勝慨然嘆曰自吾去家往返萬有餘里今幸托迹於茲從容無事坐對荆塗二山偃息朝夕視向隱之龍山其孰多也耶因揭舊扁而屬予為記予惟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乾坤上下我室我闈曾何介於彼此哉友聞識見高明

無係吝在龍山無異於長淮也在長淮亦何異於鄂渚
哉故其幽潛靜僻之趣無所往而不得焉者彼有終南
捷徑少室索價南岳獻嘲西隴騰諂者得失何暇計哉
雖然地以人而靈昔宗正少卿東發黃公在宋咸淳時
以風節行誼有名於朝其子孫嘗作湖山精舍欲列於
宮而不之遂友聞隱居實在其鄉仰企前烈深所興起
今其文獻大家若方氏錢氏皆在跬步間遺風舊俗深
可觀友聞行將歸隱幸為我寄聲焉是為記

晚翠軒記

鳳陽為古鍾離子之國自漢以來列為郡縣郡包山帶
淮以荆塗為朝岡周世宗駐蹕以為王者氣厯數百年
今天子以龍飛邸里建為中都視周之岐山漢之沛國
士大夫不遠千里而至者占其形勝如在蓬洲仙島不
知為人間世也四明潘先生伯英來為鳳陽右衛吏治
一軒為宴居之地面南四望山之高下遠近若龍翔而
虎踞也萬馬之奔而羣鷺之翥也刀劔之攢而几席之

布也每日既夕山光如洗而落照一抹炫耀社席伯英
顧而樂之用古篆扁曰晚翠云晚翠之說本於杜陵以
經濟之學自比稷契遭世不偶崎嶇展轉秦蜀山水中
白谷深遊翠屏晚對與浮鷗鳴雁相上下豈塵俗所能
羈耶夫陰陽動靜各維其時自朝至晚則由陽而陰動
而欲靜之際也山以靜為體靜而獲靜於晚為宜由是
息焉安焉其意思凝寂氣象春容殆見古人於千載之
上矣天地間形色萬殊於其所過而適將終身焉況夫

山之高大靜重蒼翠之色四時一致得生育自然之性
足以極游覽之娛哉世之志幽隱者原取於榮觀春卉
繁華蘧蘧蝶夢而歲寒晚翠每於霜雪見之托物取興
之君子固嘗用意於晚矣故不及震耀於一時必欲保
全於悠久士君子當世道之會修名姱節其不在於晚
乎伯英居勝國時掉鞅燕都所交皆天下才雋國子先
生若同郡葉公敬常臨川危公大朴河東張公仲舉尤
喜延譽會朝廷粉黃金泥書大藏經伯英以八法廁諸

其列遂出身為慈湖鄮山兩院山長陞湖東憲使際今
聖明則年幾六十矣猶從事於簿書期會豈天將華其
晚姑使之徘徊有待耶山以晚而翠益深入以晚而德益
盛伯英載培載植如山之衆木晚翠而底於材焉可也
想其退食自公焚香默坐羣動既蟄萬籟不作俯仰眄
睽空青一色天地造化之妙默契於忘言之表矣勲名
爵祿云乎哉仰惟聖君在上求賢審官惟恐不及伯英
將考滿入覲大器晚成於時見之紫金山名冠天下笑

傲晚色意悟神悅吾知其猶在淮海間也是為記

浮菴記

雲間姚君宗文浮家鳳陽於鍾離古城西北得地之勝
旁據高阜下瞰長淮兩壘而對如門矯首獨山近在咫
尺而中都宮闕城郭歷歷在目於是構室數楹列以櫺
檻隆然如舟其外怪石人立刀披劔鏤雜以奇卉名木
禽聲上下笙竽交奏縱觀默聽如舟之入崑崙玄圃也
宗文脫畧塵俗蕭然物表日與家人婦子燕笑樂行尋

倫以叙不啻范蠡之於五湖也賓客驟至呼網取魚剖
甕傾酒歌嘯於清風明月間不啻蘇子瞻之於赤壁也
牙籤插架翰墨凝香探賸義理討論典故與英雄人物
神交千百載之上不啻米襄陽所謂書畫舫也宗文居
之甚適自號浮菴居士且扁其居曰浮菴其鄉友沈先
生文舉既為著傳以予在斯文當為之言按許氏說文浮
字從水蓋泛然無所繫之謂宗文自淝入江自江沂淮
其迹近於浮矣抑其出處大致初不在此夫達人大觀

物無不可尾閭歸墟我池我壑曾何界於彼此哉昔者
宣聖嘗有浮海之嘆固以道之不行也使夫言果然其
過化存神固有不可測者況今天下一家帝鄉戚里觀
光上國文物禮樂之盛足以擴充其學問激揚其心志
者哉且習俗不同人品亦異詖淫邪遁浮於言者也譎
詐狂罔浮於行者也宗文固穢而唾之矣彼焉能浼我哉
嗟夫宇宙茫茫吾身如寄樂天知命從容自得靜而虛
若春沼之魚動而游若秋海之鷗就其氣象觀之謂之

浮可也至於真境內融英華外發崑崙磅礴俯仰無際
深造妙悟物我相忘而太空圓鏡暎朗洞射髣髴乎無
何有之鄉矣於是時也宗文以為浮乎否耶宗文聞而
憚然遂為之歌曰萬化兮浮漚泊吾生兮盍休令淮海
兮安流審子乘兮桂舟駟蒼螭兮駿素虬吹參差兮彈
箜篌樂吾樂兮誰儔招羽人兮丹邱超恍惚兮靈遊望
不來兮心悠悠颯天籟兮空山秋悲囂俗兮呶嘍溘輕
舉兮上浮盼八極兮九州沛潤瀆兮夷猶飛光飛光兮

不少留拂若木兮滄洲宗文起而謝曰子之歌善矣子讓不敢當也浮大白請記諸壁

駟良山別墅記

駟良山別墅者莆田陳君廷傑思慕之地也山在莆田北三里峰巒遠近襟帶左右一水中分衆流交會而長橋卧虹行者負者朝夕弗絕山之上松杉檜樟蒼鬱深茂怪石林立竒花異卉芳香靜幽使人意領心悅昔之論曾揚之學者以為水砂之法於茲為勝陳氏六世祖

兵部侍郎公葬馬侍郎之孫龍門公篤於報本建精藍
為崇奉拜掃之所晚歲終老游焉息焉者八十餘年迨
今大明洪武辛酉之歲廷傑省墓而來慨然念曰我祖
神靈洋洋如在焄蒿悽愴有不能忘可不追孝於前人
以迓續於無窮耶於是結屋三楹編竹為籬甃石為徑
幽邃靜密塵俗遠屏仰高俯深山光水色皆在衽席之
下歲時來居依依不忍去因題曰駟良山別墅云閱二
年廷傑如陝右過中都求予文記之夫人中天地而立

名樞者遷居蒲十一世祖宋虞部尚書諱仁壁者讓宅
為興化郡治郡為立祠尸祝之傳其子靖顯於太平間
累官尚書左僕射為三朝元老著奏議十卷曰經國集
其以功賜鐵券封會稽郡王名揆者則僕射伯父也嗣
後襲珪瓚者凡十三世至廷傑則十六世矣世家淵源
其有自來哉國家大興人治蒐羅巖穴之士無有遺者
廷傑之兄廷賓方以文武全才任陝右專閫之寄廷傑
必將上登於朝昆季後先規重矩疊駟良山不增觀矣

乎莆人嘗有言曰水遶壺公山莆陽金紫半此莆士大夫為卿相之兆也駟良與壺公山密邇往者之識安知其不在今日乎予於廷傑誠有望矣因為之著記廷傑名賢別號抱拙生蓋以拙忤物托仰河東語以自況云

半湖亭記

江右山水郡稱吉安為最吉安屬縣凡九永豐其尤也去永豐東南八十餘里平湖八頃四山環列而文筆一峯嶄然特起層岡別嶽如案如架靈秀所鍾代生名哲

是為胡氏世居之地在元至正間舉江右辛巳進士科
名植者則湖亭先生也先生構亭湖上遂以為號著述
之暇攬結山川之勝鳶飛魚躍意領神悟士大夫以經
濟期之而遽云不祿有子二人長名啟字尚迪次名某
字先振種學績文嗣守先業弗墜尚迪嘗慨然自念曰
先公文獻之澤久矣紹聞衣德言以追孝於前人者吾
兄弟之責也歲月逾邁音容斯在吾兄弟之於先公不
敢期而似之如使各得其半亦足以名為人矣遂扁為

半湖亭兄弟相戒塤唱而麓和規行而矩隨風清月白
想像彷彿如見其先公焉今尚迪奉上命任鳳陽府經
厯真以斯文禮見為言其概且使為記因作而言曰是
可謂善繼善述也已夫半者數之分世有稱為半雲者
以造化之妙不得而盡窺也稱為半山者以泉石之勝
不得而盡有也尚迪學問文章治政可謂至矣而不敢
以先湖亭公自居且與其弟均而半焉則所以夙興夜
寐各敬爾儀者從可知矣天下之物得其半則可以得

其全是以萬理殊途同歸一貫況聖賢之學克肖先烈者
哉昔亞聖鄒國論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
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蓋師友間氣象有同者下至唐
宋時史家撰述以李常侍之類西平南軒之類魏國蓋
父子間聲望有同者就今觀之尚迪之賢比諸先湖亭
公不幾於全乎想夫天雨初霽一鏡如拭燕坐淵默融
然悠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復何計其半與全哉真少
好山水嘗過錢塘西湖至孤山左顧右盼以為盡矣及

登靈鷲峰則一湖之勝高下遠近皆在目中始悟向之
所得者僅半焉爾夫所行既遠則所見益大故學海者
必至於海尚迪宏濶吞雲夢者八九半湖云乎哉仰惟
聖君在上用無遺才尚迪既在幕府之職光振亦有名
聲於時異日金昆玉季並登巖廊羽儀朝宁如胡氏先
忠簡公與弟剛簡公之在宋南渡時則湖亭公之神靈
固福而佑之矣而真也安得杖履遊於斯亭之上快覩
西江之盛觀哉按胡氏世胄金陵始祖唐時刺史吉州

封廬陵郡王後有領節鉞鎮鄭州者皆家於廬陵之香城其析居於湖者號小香城宋時衣冠有名德元者官國子博士名寬者號琴窻穆陵朝舉進士與賞花釣魚御宴詩世以為榮自琴窻至半湖又幾世實剛簡公嫡傳因併書以為記云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秋七月既望鄉貢進士四明鄭真記

鶴頂山房記

姑孰當長江下流之會自六朝以來視為重鎮今天子

定都金陵龍蟠虎踞而姑孰為陪都於闕廷為近英俊
之域軒冕所興文學之士固有應時風雲侈千載之逢
者矣胡先生伯昭家郡東北十餘里控山川之勝自其先
世以來隱居求志亦有出為儒學官者先生幼時遍遊
縉紳之門書無不讀而於四聖辭象變占之學尤致力
平居宴坐仰觀俯察而萬物萬化之理默具於心矣洪
武六年以有司薦為當塗學官遂以斯文為己任未幾
引疾歸所居東南二里許有鶴頂山者尤為奇秀先生

素樂之構屋數楹植以松竹扁曰鶴頂山房徙居其中聚書千餘卷窮探幽贖訛者以正缺者以補露抄雪纂朝夕不倦其於學也本諸事物之微而達諸天地之奧即諸彛倫日用之常而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知之明而信之篤行之力而守之固意有所適往往著為聲詩而沖淡幽遠有陶謝之風其所至可想見矣會朝廷起復之命下遂領懷遠文學掾之職懷遠中都畿甸昔者禹會諸侯之地先生講道之暇而對荆塗二山興懷鶴頂之

陽以子義同出處求文以記子惟天下之有道德文章者其始也必求幽深懸絕之境而有所事焉以為塵俗既屏則志向專一故能以翰墨為町畦簡冊為墻壁孜孜矻矻惟恐不及一旦為時而出立言勵行為世師表後進之士過其地者有不覩桑梓而敬恭者乎昔者儒先君子講學若撫之象山閩之考亭衡州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列於學宮俎豆尸祝之而姑孰之天平亦以處游士而設今先生出而以道淑人名將大顯後有良有

司者援天平故事即鶴頂山建為精舍用詩書禮樂以化誘其人使先生之聲譽風範永垂不朽豈非扶世教之大者乎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先生蓋有望焉敢書以告來者

鐵硯齋記

燕山陳生昊文年二十餘氣質清修而勇於為學以予典教臨淮縣庠來受朱子詩經傳私擬科舉業數十百題予愛其理明詞順以為一第不足多也生嘗得鐵硯

以三餘之學一二十年之功有托於茲其不克底於成者鮮矣以是孜孜焉矻矻焉是舊日之維翰即今日之吳文也斯不可尚矣哉予向居四明山中讀鄉先生鄭魏王安晚與劉公后村林公竹溪著為四制硯以石虛中目之劉公則曰一泓之水不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其托興取義深矣生之於硯不資乎端溪之美產而獨與昆吾之鋼赤堇之英發揮朝夕則其篤實內充而輝光外發者可見矣仰惟聖天子以明經取士登其選者臺

閣方伯之任於是乎取之今賓興在邇縣大夫以生之名上之郡府貢列矣予雖老不文尚能取鐵硯銘之是為記生字仁伯本高句麗人在至正間其父宦遊係籍燕都復徙而南定居臨淮云

友蘭齋記

古之君子必資友以成德故近而取之一鄉遠而取之一國天下又上而取之古人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也夫使得諸古人固不異於今人得諸一鄉又何異於

一國與天下哉迺若取友而托諸物焉其亦君子用以
比德者乎湘為長沙府屬縣去縣百餘里地名春溪隱
士曾子敬父居之修德行誼鄉黨敬焉構屋數楹猗蘭
遶砌用磁盆科植登置几格笑而指之曰吾與之相忘
朝夕者其在茲乎因以友蘭自號而名其齋居以其先
君子常作縣五河與予有斯文之雅求文以記蘭見於
本草而雜出於經傳雖其一草之微在巖谷間不與凡
葩雜卉爭妍並耀則其物性之得天者然也士君子取

其芳潔則必茹華保真而猶穢不得入焉取其靜幽則必違聲遠利而塵坳不得入焉其非比德乎夫托物比興者性情之正也昔屈子嘗曰滋蘭九畹而又曰紉蘭為佩蓋以譬夫逸民君子有仁義道德者爾然而荃蕙既化葳蕤盈室至以蘭為不可恃蓋傷時俗之變而志有不得伸者如此其忠君愛國之心何惓惓哉子敬家湘鄉正屈潭祠祝之地遺風餘烈固有所興起矣想夫天日卓午芳香襲人援琴雅奏作倚蘭之操神融意釋與

蘭寫真矣雖然至人遺物乃與道俱今聖運文明賢才彙
征子敬抱道而出天下之士若皋夔稷契者與之為友
以堯舜其君民不愈於友蘭矣乎於是乎記之

澹菴記

予年幾冠與宗文永嘉鄭君伯厚隸業四明郡學伯厚勤
苦惕厲齋鹽朝夕受書經習舉子業期以功名自見後
數年學成講授弟子隱居養親泊如也際聖運肇興以
嘗試泐省徵至吏部校藝中選授合州定遠縣主簿以

稱職聞調安西鞏昌府成縣主簿逾二年以春首入覲
既還知子典教臨淮走訪風雪中子以久別割腥置酒
相勞苦伯厚歎然若不敢當者子語之曰是豈不足飲
食也耶伯厚曰吾志於澹久矣昔諸葛武侯云非澹泊
無以明志味其言而有得焉及官於蜀拜武侯象精神
志意有若默契因以澹菴自號凡饑渴寒暑之際以澹
自持而弗得過焉今子所以館穀我者厚矣無以發明
之可乎子遂與之言曰澹者至味之存而至理之存也

太羹玄酒足以致其誠簞食瓢飲不能改其樂則澹者
其所難哉士君子從容於義理之天周旋於信厚之
地凡聲色臭味所以瞽目聾耳伐性喪心者其可有一
於其間也耶伯厚從事於澹是以自始至今疏糲自給
仕宦所至冰雪其操視夫甘脆肥膿輕纖華麗舉不能
為之動斯所謂安於理之正者矣以是恪守不變所以
致壽考而綏福佑者不在茲乎在宋南渡時胡忠簡公
亦號澹菴其上封事力詆秦檜南荒萬里貶竄相繼而

賦詩自適曾不以利害死生為意非真味於澹者不能也伯厚筮仕入朝與國家事風節行誼固當以忠簡公自期矣無食馬怠事而曰吾澹於宦情也伯厚謝曰吾子有以教我矣遂書以記巷之屋壁

瞻雲軒記

雲之為物變化無常囿乎天地而天地不能囿也蔽乎山壑而山壑不能蔽也浩浩然莫其所止飄飄然莫知其所始也然而孝子之用心乃指雲之所在為親之

所在有登太山而望河陽者其亦魏風陟岵之用心乎
予典教臨淮遇廬陵鄧君存仁之子九淵氏為言吾家
自先曾大父潼川提刑府君以科第進身傳及四世宦
學不絕忝以家教年逾弱冠與羣士旅朝闕下授池州
貴溪縣丞以二親在堂累使迎養而吾父報以有祖母
不得舍母而就子也九淵實惶惶焉於是即官舍扁其
軒曰瞻雲居三載調毘陵義興縣丞復使奉迎弗至且
示書曰汝祖母年踰八袞設使吾去左右一旦不測誰

任其咎耶況田園邱壠一家之重汝弟尚幼孰主持之
哉慈孝之義吾思有以處之矣汝能盡忠於國不足以
榮親耶既三載入覲復職又二年得歸省膝下二親為
之色喜未幾授鞏昌府成縣典史縣即古西康州遙望
廬陵數千餘里而朝夕定省不能釋然于懷也先生其
有以慰我哉予語之曰善矣哉古孝子之存心也夫先
王事父孝故事事天明事母孝故事事地察事親如天地豈
不重乎然以仕宦所羈遠顏色山川阻深迎養弗致

矯首長望見雲而不見親則托物以寓其思者固其情之所不能已也且人非父母不生九淵之念其父母猶父存仁之念其祖母也祖母之愛存仁猶存仁之愛九淵也存仁以母之故而不忍遠適九淵以二親之故而不忍忘家一親親之恩也孰得而議之哉登斯軒也望斯雲也蓋不特其子思夫親親亦念其子矣彼其至行精純本乎天稟十年之間展轉南北白雲親舍之思在貴池無異於義興也在西康亦無異於貴池也雲乎雲乎其

知九淵之心者乎昔有仕至宰輔而迴拜親在朝誇為
盛事今聖教大明惟賢是用異日九淵登諸廊廟之上
三釜九鼎以為親壽不亦遂其心矣乎於是乎誌之

恒農軒記

明郡屬邑定海靈緒鄉之西曰任溪以邑大姓任氏得
名其外大海際天波濤萬里蜃樓蛟室變幻莫測內則
重巒疊嶂高險深阻飛瀑如練下注溪壑蜿蜒曲折若
鏘金奏玉聽之不倦良田廣畝犬牙交錯五穀之入穰

穰滿家無有饑歲任氏之先以力農致富饒而讀書循理一門少長隱然有三代遺風曰存敬氏者敦厚慤實士也自幼有志於學鄰邑旁近有曰杜洲書院者延鄉先生孫公正甫訓導弟子員存敬從之遊受朱子詩經傳學成而歸輒自嘆曰農之子恒為農其秀民之為士者亦賴之吾庶幾農民之秀者乎且耕田讀書以天下事置之念慮在古人可數也眇予小子獨不能掛一編牛角與古人寤對於千載之上耶於是扁所居曰恒農以

為學之成猶耕之獲云際今聖運以博學薦入京師試
藝中選倅高郵州事適予典教臨淮以同鄉庠序之好
求文以記夫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故甫田之詩曰
烝我髦士蓋生於田野安於畝畝不以異物而遷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俊秀之才足以
為士是故農為國家所賴而農之為士者尤有賴焉自
漢以來若倪寬高鳳之流其非出於農者乎彼其鋤耰
耒耜朝夕相尋自以為終其身矣一旦位躋通顯旌麾

道前駟從擁後天下之人固欽慕而健羨之矣存敬奮
身猷畝冠裳佩綬任州佐之寄匪惟斯民賴之國家亦
賴之矣然而存敬終不忘乎農者所以重本也且玉堂
金馬富而且貴不如涼竹簟之清曝茅簷之暖足以為
便且適也高車駟馬祿食萬鍾不如秋風穉耜土盆瓦
缶醉飽歌呼之為安且樂也於是而扁馬觀馬其亦見
夫志之所存矣昔宋廬陵曾公安正著耒譜凡四十五
品內翰蘇公以其不譜農器為缺作秧馬歌以遺之子

以筆代耕者也於東作之勞夙有意焉俟存敬致政還里相與力田山海煙雨晦冥間其亦足矣若乃擊土鼓歌幽雅筆之於書曰大有年則有春秋之法在

心遠樓記

吳郡郁明本氏寓居臨淮城構樓居號曰心遠其同郡友陳仲良謂予曰吾與明本居斯地久矣愛其習俗之美不能去也斯樓在闌闕中俯而視之邑屋萬家鱗次櫛比長街廣巷縱橫貫綜車填馬集衣冠禮樂所以悅

心眩目者相錯也遠而望之淮山濠水岡連岸接帝鄉
湯沐宮闕園林之壯祥光佳氣葱葱鬱鬱仰瞻尺五藹
然化育之洽焉明本以居以棲扁焉觀焉其脫凡近而
游高明者乎先生幸為一言焉子詰之曰明本之於斯
樓也不出衽席不越戶限以為心遠欲置其心於何所
也耶請有以語之心者神明不測者也其體至備其用
至周即乎一事一物之微而通乎萬理之會形乎一瞬
一息之間而極乎八表之外不局局乎卑且近也不遑

遑乎淺且陋也理之存焉身之泰焉筆舌云乎哉我思
古人若柴桑處士者正惟有得於此故其詩曰結廬在
人境心遠地自偏是豈為外物所移者耶想其采菊東
籬而悠然南山悅飛鳥之還以為真意而欲辨忘言則
夫萬化之妙已默契於其中矣此心之氣象他人不能
識而柴桑獨識之夫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
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矣而況於一心之
微如太空明鏡洞然內照者乎明本反身而誠焉悟焉

斯可矣予不能不為一言也勉之哉是為記

雲松巢記

雲松巢者贛郡過君復身休息之地也贛城南五十里
有山曰空同迥薄貢江與鬱孤臺相望其西南諸峰挺
拔直上勢如削筆上有飛泉三道下有龍湫累朝封誥
存焉欲觀者以誠扣之則浮水面已而沉焉此其異也
山之東南五十里鄉曰四會里曰安樂後有一山曰小
廬山層巒怪石高下隱伏與空同山相接環以清溪九

曲深僻靜幽實為郡形勝之會復亨世家文獻曾大父
概軒先生有田有廬耕稼其中世運代更廬以兵燬而
田亦蕪廢不治載傳及其先君子思義重為墾闢而未
見及竟復亨慨然曰苗播之責其不在我乎於是而對
小廬山構屋九楹如先世之舊雜植松竹花柳內度書
史往來遊憩秋風擺掙斗酒自勞不知其為人間世也
遂號為雲松巢云以予同客臨淮有斯文之雅求為之
記昔李太白望匡廬五老峰欲巢雲松蓋將與古仙真

人頡頏翱翔於天地也復亨詩似太白而其卓犖不羈亦彷彿焉使白復生殆以昆季處之矣乃獨寓形一室超忽動蕩於萬化之表精神之契其不如見謫仙哉雖然白宗室貴胄也天寶召對金鑾供奉翰林恩隆寵洽至於夜郎之謫則其命之不幸也復亨生當盛朝數覲闕下對敬顯命縉紳君子以遠大期之而復亨顧歎然不自安以為思患豫防之計乃明哲保身之基則夫綢繆拮据固有所不容已者且地以人而靈向者廬山以

太白遂為天下所景仰今小廬山安知不以復亨得名
哉且子獨不觀諸鶴乎梢馬林叢一枝如寄及夫搏風
霄漢不知其幾千里也然則復亨豈巢居者哉予也有
巢氏之民樸拙之甚於復亨高風遠致何能形容之姑
記其大略云爾

居敬齋記

君子之於敬也猶居之有屋室焉屋室知所以居之以
體所便心所安也而不知敬為身心之主宰居之尤重

於屋室者乎予典教臨淮十年每告學者以持敬之法
退而獨處暗室屋漏之地不敢怠慢焉褻玩焉度幾以
為存養省察焉一日弟子員吳生原達請名其齋居予
命之曰居敬會中書舍人胡公廷瑗以使命來用李斯
篆法揭之梁間生復請予一言遂告之曰生欲闢理聖
門之閫域者乎使不居之以敬吾恐不得其門而入矣
生其慎所居者哉粵自唐虞至於成周君臣交相訓誡
不曰欽若則曰欽哉不曰敬之敬之則曰不聰敬止至

於聖門教人居處執事之常見賓承祭之重及夫修己安人而天下平者莫非敬也數千百載之下繼孔門之傳者其論敬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至於朱子著為敬齋箴則兼動靜表裏言之其於體段形狀具矣生其有事焉弗忘焉洞洞屬屬如捧盈焉如恐失焉固將悟其理之所以然者矣雖然敬所以行禮禮者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非敬也一事之非禮亦非敬也生之於敬也其審於禮矣天理

人事有節有文有儀有則敬以求之斯可矣豈曰詞章
記誦鈞聲名取利祿而已哉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是
也佩服終身可矣因書以為記

滎陽外史集卷十二